

附釋音毛詩註疏

十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

善罰惡焉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

今之不能也。爾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

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

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鶯鶯。亦是

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

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

故宜云古明。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與也。洛宗周。漑水

王不指斥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漑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與者。喻

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泱於良反。既

古愛反。浸子鶴。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箋云。君子至止。謂

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茨。蒺藜也。如屋蓋。喻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疏。韎音昧。又王界反。韐音問。又古洽反。奭音力。反赤貌。

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紂音盜。維

許云。疏。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反。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

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

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

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

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主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

之。教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

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率以刺之。傳。洛宗周。漑水。是洛為宗周之侵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水名。洛。水名。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記。洛別矣。箋。君子至止。謂來受爵命者也。



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

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和之謂。善事，

一定以此。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

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

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韠，韠也。至六軍，正義曰：

韠，韠者，衣服之名。夔者，赤貌。傳解言夔之由，以其用茅草

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韠，韠也。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

染謂之緇，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此曰：韠，韠也。即一入曰：韠

韠，是緇也。定本云：一入曰：韠，韠也。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

之韠，韠也。以此韠，韠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韠，士無

韠名，謂之韠，韠也。士言韠，韠也。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韠也。若然，玉

藻云：一命緇，韠也。韠，韠也。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韠矣。言

韠，韠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士，一命則士亦名韠矣。言

為文，故言韠耳。其實，士正名韠，韠也。冠禮：爵弁服，韠，韠也。言

韠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箋：此諸侯至，無裳。正義曰：

以序言爵命，諸侯敬知此謂諸侯也。若在三年喪中，則

凶服不得有韠，韠耳。若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韠，不得服

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也。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出，子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其國也。又言：韠，韠也。故知諸侯出

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魯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也。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故

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鄉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

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

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况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

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出子受生爵命，今服士服，故

文







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鏤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  
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鏤即紫磨金也說  
文云公坳璧而不及於璧故天子用璧士用珮也定本及集  
本皆以諸侯必以璧字從此玉又以大夫鏤必恐非也。瞻彼  
君子萬年保其家

###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

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

時也小人斥今幽疏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

王也。諂勅檢反疏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

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

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後以蔽之王又

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

嗣故時臣思占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

周之士不驕亦世皆謂仕臣於朝者朝者官之總名公

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駟則仕者得東四馬矣孔士乘一

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出祿復有出位出祿者直

食其先人之祿而不苦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

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

種類世謂繼世棄賢白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

而得有功以卒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

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

令已棄絕之事也。箋言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

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

也。裳裳者華其葉湑兮疏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也葉爾爾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與

則讒諂遠矣。消思故反治直史反遠于萬反又如字。我

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

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贊譽常

處也。受者直。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諂絕

而進。觀古反。疏。出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



也。亦於上又葉。漸然而茂盛。方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顯。顯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其與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朝。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方言常處此。譽之。美。方已由。讓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德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謂為盛貌。有杖之刺。刺不親宗族。故傳以。謂為。長。葉。不。也。裳裳者。至遠矣。正義曰。讓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草。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止。下。以。喻。君。臣。上。下。之。葉。裳裳者。華。其。其。黃。矣。黃。與。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華。微。見。無。賢。臣。也。其。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矣。疏。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疏。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疏。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其。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與。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維。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傳。其。黃。盛。也。正義曰。其。是。黃。盛。之。狀。故。裳。云。華。其。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為。盛。謂。節。木。之。有。黃。華。者。也。名。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裳。華。其。至。賢。臣。也。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華。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之。德。時。有。駁。而。不。純。也。駁。即。角。反。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吳。若。言。止。極。也。裳。云。我。得。無。慶。豐。猶。能。免。於。讓。詔。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徐。於。縛。反。疏。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附。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

也。亦於上又葉。漸然而茂盛。方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顯。顯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其與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朝。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方言常處此。譽之。美。方已由。讓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德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謂為盛貌。有杖之刺。刺不親宗族。故傳以。謂為。長。葉。不。也。裳裳者。至遠矣。正義曰。讓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草。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止。下。以。喻。君。臣。上。下。之。葉。裳裳者。華。其。其。黃。矣。黃。與。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華。微。見。無。賢。臣。也。其。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矣。疏。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疏。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疏。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其。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與。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維。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傳。其。黃。盛。也。正義曰。其。是。黃。盛。之。狀。故。裳。云。華。其。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為。盛。謂。節。木。之。有。黃。華。者。也。名。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裳。華。其。至。賢。臣。也。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華。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之。德。時。有。駁。而。不。純。也。駁。即。角。反。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吳。若。言。止。極。也。裳。云。我。得。無。慶。豐。猶。能。免。於。讓。詔。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徐。於。縛。反。疏。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附。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



表為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左

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也

喪我之事雲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道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之似嗣也。雲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

疏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宣

則宜而行之古之古之右陰道喪我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

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

子孫嗣之今遇讓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

言宜之右陰道為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

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傳左陽至

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

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為

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我者有所殺故為陰

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是衆也

###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

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疏禮文焉。正義曰以

音戶桑扈猶脂鳥也說文扈作雀疏禮文焉。正義曰以

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三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

當有禮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

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無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

禮文之事故摠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

即有上下之禮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

故并言以見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章箋云交交無

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猶脂也興者猶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

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

視而仰樂之。鶯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皆也箋云

於耕反交交卯反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皆也箋云

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

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在

音戶知音

疏

交交至之祜也。毛以為交交然飛而往來



視而念愛之以與動而升降者上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  
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  
所故能樂與天下所以其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福也  
○鄭唯樂胥為異其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正義曰黃  
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借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  
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  
義。傳胥有目。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  
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  
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  
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野人耕稼樹藝  
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  
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  
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  
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  
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若冷剛云須才智之  
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頭古今字耳交

交桑扈有鶯其領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  
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屏卑野反為干偽

反捍音汗難凡疏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  
且反下惠難同疏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

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  
憂是為之蔽捍矣。鄭義且箋。箋王者至不侵畔。正義

曰万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之屏之  
知也故云亦重更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翰百辟為憲。翰翰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  
植餘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子所于也然而不自  
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立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疏之屏至不那。毛以為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  
○疏之屏至不那。毛以為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

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  
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戢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

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  
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

傳翰幹憲法。正義曰釋詁云植餘也舍人曰植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植幹者皆



以築牆為喻。喻於其是。喻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  
筮辟君至。法象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故。  
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為惟功事而已。故知  
立功立事。為之損餘也。百辟知嚮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  
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筮王者  
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子愛解其當。自歛難之  
意。歛者。收攝之名。故言歛。以先王之法。則動無禮文也。故  
難以立國之戒。不自歛。以先王之法。則動無禮文也。故  
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成儀是先王之法。為  
禮文也。不自難。以立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筮云。王  
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  
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被文連言受天之祐。  
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不難以立國之戒。則受福。兒  
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兒  
觥其觶。言酒思柔。筮云。兒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群臣  
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愾。教自  
淫恣也。兕徐復反。獸各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觥音則。本  
或作削。樂音洛。無火。吳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筮云。彼  
反。教五報反。下文同。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彼賢者

### 桑扈四音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

**反疏** 鴛鴦四音章四句。至有節焉。正義曰。作鴛鴦詩者。  
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

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  
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

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  
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已。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

筮云。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皆天子立  
出節。與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

**疏**

箋彼賢至

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  
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義曰。以承上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  
非。敬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為不傲。慢矣。故明  
王。招聘用之。故云登  
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

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天子制之

之羅之與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

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與者廣其義

也猶祭魚而後魚射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大言泰拚於檢反馴音巡又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音習懶勅轄反又他未反疏鴛鴦至宜之正義曰古

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

不於幼小而暴天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與於萬物皆耳至顯

祭魚然後取魚射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

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

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與也至羅之正義曰以

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與也言幸一物以與其餘也

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獲則則易得也

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

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

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名謂之羅月公云

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

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免彼雖以免為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

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雙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

剛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

鴛鴦于飛畢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疏

鴛鴦至宜之正義曰古

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

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

祿也欲取鴛鴦之鳥必待

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

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

暴天也非但於鳥獨然以

與於萬物皆耳至顯祭魚

然後取魚射祭獸然後捕

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

君子明王也交於萬物其

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

也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

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

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

天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與

於萬物皆耳至顯祭魚後

取魚射祭獸然後捕獸皆

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謂

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

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與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

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

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

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與

者廣其義也猶祭魚而後

魚射祭獸而後田此亦皆

其將縱散時也大言泰拚

於檢反馴音巡又君子

萬年福祿宜之音習懶勅

轄反又他未反疏鴛鴦

至宜之正義曰古君子

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

乘馬在既摧之秣之

推莖也秣粟也箋云牲

也古者明王所

乘之馬繫於既無事則委

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糗言

愛國用也與於其身亦猶

然齊而後三舉設金饌

恒日則減焉此

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

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

下同既音

救摧采則反芻也秣音

未穀馬也芻楚俱反莖

采則反韓詩

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

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

下同既音救摧采則反

芻也秣音未穀馬也

芻楚俱反莖采則反

韓詩之謂有節也乘馬

王徐繩證反四馬也

鄭如字下同既音

救摧采則反韓詩

之謂有節也乘馬王



云委也委紆為反猶食也與音勝齊側疏。箋為至也。其左翼以古翼掩之舉雄者而言目此則鳥不恐懼亦與

其義禮運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淦鳳以為畜故鳥不猛。但彼言申右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與取自安故與此

異也。箋推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推坐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推乃今之坐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

馬繫之於旒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殿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

為與知此亦與故言以與於其身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即身設盛饌也恒曰則減焉唯舉也齊為有事故二舉恒日無事

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宰又曰王齊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制言耳

此不言朔月而王藻云天子之食日少年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不知為同齊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王藻曰少年

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

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君子萬年福祿艾之。然則為記有參差故不同也。寺亦十一之三

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乘馬在旒。且艾為福祿所養也。艾魚蓋反徐又音刈。

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綬之。箋云綬安也。綬士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鴛鴦四章章四句。

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頌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兩于付反卒章同。疏。頌弁三章章

詩。正義曰作頌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

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頌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

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曰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嚴是也



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末論其事由暴虐無道故不能燕樂為事之少經則主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有頌者

弁實維伊何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爾酒既旨爾

殺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殺已美矣何豈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為也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

又刺其弗為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二也。葛音鳥說文音弔寄

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之唐蒙施以政反下同未見君子

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弈弈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所幽王

也幽王父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工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

音悅懌音亦本又作繹怙音戶解音蟹。疏有頌至說懌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為表飾也以與有尊

貴者之天王紺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殺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

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為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

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有而茂松柏頽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同姓與九族附

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

鄭以為王服是有頌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為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為餘同。傳與也至皮弁。正義曰

以頌文連弁故為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

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也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頌然之弁矣。肅又云言冕其在人

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无德將不戴弁除疏以皮弁非在王

大司馬小司馬卷之三十一 寺有十四之三



者所服雖昭曰燹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王者廢與之喻  
以王說為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魯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傳八年穀梁傳曰今冕雖舊必加於首  
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  
故以為喻也。箋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  
寔義同故實亦為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併則此皮  
為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  
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  
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卒及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  
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是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  
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  
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  
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實  
之物建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儀是  
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焉寄至松蘿。正義曰焉釋草  
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曰陸機疏云焉一名寄生葉似  
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及蘿女蘿菟絲毛  
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  
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  
莖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傳非非然無所薄。正義

曰非非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下章傳曰炳  
炳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澤。正義曰以王不燕  
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為幽王也此悅澤文與下章有職相  
值有職異王之善則此亦與王意悅澤故云庶幾其變政意  
解澤言當開也**有頍者弁實維何期**也期辭也。期本  
亦作其音爾酒既旨爾殽既時也。善伊異人兄  
基王如字

**弟具來**箋云具猶來也**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兩柄憂盛滿也臧  
善也。兩柄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箋云阜猶多也謂**疏**箋謂吾舅者吾  
謂之甥。正義

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  
外親皆是緣王與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  
溫氣而博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



不親九族亦自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  
○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霰搏徒端反○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依古死王政既衰我無所

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

王將喪亡哀之也。喪息浪反幾居豈反注同樂音洛復

反。又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

為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與幽王之為惡亦初為小惡而後成

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

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求不得三

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

自巳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正義曰以比幽王

致暴虐且初為霰者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

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

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降遇

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

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雪

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霽盛陽氣之在雨水

則溫暖為陰氣薄而有之不相入則搏為霽也盛陰之氣在

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下。因

水而為霽是霽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薄也。

類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故作是詩也。牽胡曉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疏

車牽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牽詩者周大夫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右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

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議按馬言頌敗

國家令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

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

教故作是車牽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

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如思得賢女代

之言思變委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未加是民已離散者也

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問問車之牽

問問車之牽

問問車之牽



兮思變季女斯兮

興也間設牽也變美貌季女謂有

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

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廢其當王意

○變力充反齊側皆反下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括會

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箋云式用也

云時謔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

不飢雖餒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

人○括本又作佳音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我得德音而

亦徐古開反覬音真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義曰周人隱襄

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飢 義曰周人隱襄

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 疏 義曰周人隱襄

嫉妬譏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開然以設車

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

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

觀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

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

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矣衰似

季女。正義曰以傳言牽兮故知開開 或牽貌牽無至有齊

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嘗為

王后欲代嬖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

而少又有齊莊之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 依茂木貌平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維也辰時

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與相訓告改脩德教。鵲音鵲。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

稱王之譽譽我愛好正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厭於豔反

下 疏 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

有往集之者維為鵲維也此鵲維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

茂故往集焉唯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

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

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

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

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新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

也。傳依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

故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



故為材木之在平地也。鶴雉和鳥。文以說文云：鶴，長尾雉也。走而鳴，乘豐尾為防，故著焉。頭上陸機疏云：鶴，小於雀也。走而且鳴，曰鶴。鶴其尾長，肉甚美，故杜預曰：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燕兩尸之美，有鶴鹿若似鹿而小，是也。此鶴是雉中之別名。雉性助介，功勞謂之助介之鳥。士相見，生云：費用雉者，取其取介交有用，別有倫，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是取介也。專之德，願大也。言美大之女。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

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大夫說

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其飲雖不美，猶食之。必曰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嘉之。疏：箋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女用是至也。樂音洛。疏：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意

則同，故箋於食之下，據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其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無樂欲，而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女，以已為主，引人從已，自持已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女，以彼為主。陟彼高

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涇兮。高者必析其

木以為薪，析其木以為薪者，為其葉茂，盛岡之高也。此喻賢者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其如之。女亦為其嚴君之明。析星歷反於子，洛反，清思反，茂盛也。鮮我觀爾我心

寫兮。箋云：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也。如是，則我中之如是一，孟反。疏：防彼至氣兮。正義曰：言有人答彼高岡

一本無行字。疏：之止，當必析伐其林木，以為薪，析伐其木，以為薪者，以此柞木其葉繁，涇然茂盛兮。為其嚴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其

以為賤，辟除其如，以為賤者，以此衰也。其惡眾多，為其嚴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彼之新昏賢女，辟除其如，是則我中心之憂，而除去之。新昏賢女，辟除其如，如

剛之高，以喻取一，兼故見其體而示得見之，則為高也。言為新是廢棄不用之，喻故辟除其如，亦廢棄之也。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景大也。箋云：景，明也。



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駢駢然持其政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仰之。行下孟反注有明行同。茂口反駢乎非反調音。條和胡。觀爾新昏以慰我心。新昏如見則以慰除我心。目反。胡。觀爾新昏以慰我心。新昏如見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為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慰我心。悵志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論之。疏。高山至我心。毛以為若得賢女在王后之命。詳矣。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為明為異餘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為明為異餘也。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頌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具心慕之辭故為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所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瑟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駢駢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護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偏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未由獨見褒姒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牽五音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餘也仍反營營青蠅止于樊與

營營注來貌樊藩也箋云與者蠅之乃蟲汁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而反一本甫頭反汗汗辱之汗烏路反令力戒反遠于萬反豈弟君

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豈開在反梯音弟樂音洛易以馬反疏營營至

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乃變亂曰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

其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詩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

廷之上也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園之藩然則園籬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

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甫以細木為之

練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練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營營青

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已也營營青

蠅止于榛榛所以為藩也○榛中反又側巾反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

構合也合疏箋構合也合疏箋構合也合疏箋構合也合

疏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感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

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

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上○筵音延媒息列反近



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酒莫衍反疏

飲酒齊其色曰酒徐又莫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

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惰廢乃慢視近小

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

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醜於酒面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

俗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

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

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詩者即幽王

也時不親迎鄭以為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

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則君由可

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淫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

面淫液則王朝亦沈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

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

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酒者尚書儀

子曰用沈醜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泯爾以酒者尚書儀

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酒然則沈酒者尚書儀

過久也沈醜於酒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以上

二章陳古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祭宋之燕俱以上二章陳

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宋之燕俱以上二章陳

古以擊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二章

四章言賓舞舞是樂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

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

天下化之效上所為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

以明其君臣也沈面之事也或以為君臣上下沈面淫泆

與不出之律並為沈面之事也或以為君臣上下沈面淫泆

與不出之律並為沈面之事也或以為君臣上下沈面淫泆



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

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

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

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籥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

主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而後言笙鼓樂三章四章言今

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歎舞不休息卒章

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

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

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

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

唯卒章與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

毛同耳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

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

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箋二且有楚穀該維旅

智也折之舌反知智智下同邊二且有楚穀該維旅

楚列貌○散且實也核加邊也旅陳也箋云且實道也邊賓

有挑梅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肴核上戶交反下戶華

反道訓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甚也王之酒已調美也孔

俱反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鍾鼓既設舉醕逸逸

敬其事而眾賓肅慎○借音皆鍾鼓既設舉醕逸逸

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設大侯既抗弓矢斯

者將射故縣也○醕市由反縣音玄大侯既抗弓矢斯

-5 85 35 915" data-label="Text">

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亦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諸而

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籍祭而

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烝烈烈其非祭與○抗若浪反斯張

如字鶴戶沃反鶴鶴也說文云即鶴也小而難中又云鶴者

覺也直也射者直己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反祭與

音餘本作平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獻猶奏也既此眾耦

又作也並非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獻猶奏也既此眾耦

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發彼有的以祈

功○發如字餘音廢比毗志反中丁仲反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的質也祈求也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

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音的木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鳩反下同

之爭爭聞疏賓之至爾爵○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5 85 35 915" data-label="Text">

禮燕禮之時其實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



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  
升筵之時則王之邁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楚醴之設  
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邁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  
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備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  
其將射鍾鼓既已設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  
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  
衆射之弓六於則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  
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  
力此射者發矢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  
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劑之  
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六射為異其文義則司。傳秩  
秩然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  
序刺嫌慢由有昏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  
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  
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為禮  
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  
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幸夫為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筵公  
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  
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飢洗賓辭洗主人  
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  
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  
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  
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  
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  
宮習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  
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鷲注云此公出而言  
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  
郊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  
筵左右秩秩則從為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賓之初  
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其審智言其  
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  
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  
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  
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固燕賓客即與射於  
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於  
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  
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  
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  
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邁豆之設故知楚







謂其地不來者曰布也。然麋鹿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蓋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於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冊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冊。采其地。冊淺於赤。又曰。鄉侯中。一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文。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冊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既抗。則天子亦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則天子亦射。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射人張皮。子

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節之侯也。其上文云。辨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文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加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謂之鵠者。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二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六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鵠者。取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鄭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此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為義亦猶鶴  
也既已棲鶴便即知之故云疾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  
之下言張弓之意乃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  
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  
謂之大射下章言然術烈祖其非祭乎既然術烈祖是為祭  
事則此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  
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  
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  
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  
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燕術非實祭也孫疏以  
為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  
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  
篇之音箋義為兵也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  
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眾射者也  
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為奏也  
大射禮選群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  
餘眾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眾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  
以六耦則天子六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王  
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  
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卑故

三十九十四

十

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侯  
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眾耦矣言既  
比眾耦乃誘射者眾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眾耦也何者大  
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  
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  
比眾耦是比眾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眾耦乃誘射  
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此眾耦乃誘射  
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眾耦非如大射之眾  
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眾  
耦總則末而已鄭何嘗舍其正耦而言及眾乎正以六耦非  
一故稱眾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傳的質。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鶴不明唯猶嗟  
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  
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鶴  
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  
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  
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  
也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  
此爾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  
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



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  
之其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來畫為正正大如鵠皆  
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射  
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畫  
正之法云其列之黃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  
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矚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  
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  
然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  
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言若廣處四寸不足  
同於諸侯四寸六寸也目的者明白之言若廣處四寸不足  
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  
謂熊侯白質者也。發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  
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  
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  
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  
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  
時各心藏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  
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志所以射義引此詩即云  
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飲爵是矣故此云射之凡

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  
司官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兩楹而西勝者之弟子跪解升  
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  
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覆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彘弓於其左遂  
執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比而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  
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  
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  
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  
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攸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  
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而已矣。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丞衍烈祖

**以洽百禮**

秉幣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管也聖人先求  
諸陽故祭祀先奏樂維蕩其聲也丞准衍樂烈

美洽合也素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其又台見天下諸侯所  
獻之禮。篇余若反衍若日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  
歷反樂音各下樂其湛**百禮既至有壬有林**王大林君  
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任也謂婦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錫兩  
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備至得萬國之歡心。縮音編



純嘏子孫其湛

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

子孫皆享其福也錫音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

也箋云子孫各奏不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仇室人又

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不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也箋云子孫各奏不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也箋云子孫各奏不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也箋云子孫各奏不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酒所以安體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

之既會與兄弟交錯相醺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者也加爵

錯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備至爾時○毛以為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

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其得真

所既實主有禮八音和樂如足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

神功烈以祖以合其酒食百樂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

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協揚

即相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

以台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

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編至得萬國之歡

心所以享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

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既而喜樂矣子

孫所以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既而喜樂矣子

也子孫既饗於是賓則手向神柅且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

而酌焉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編行而賓之

樂子及已乎子孫既饗於是賓則手向神柅且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



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也至於洗酒而無度

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至相應○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在笙以吹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

也○或以此為節射之樂案射禮十一於射畧於樂大射云司

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如不應不釋等也樂正命太

師曰請奏理首問若一言謂其疏也○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

有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以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

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藏

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畧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

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

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台

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

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

之問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

又真鬱台也祭者皆為此二者阻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

曰教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

之号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真鬱台也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禮記

卷之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特無以

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

啓以商政而言也此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

舉設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

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設人皆言樂周人皆言得也烈祖

言既載清酌玄鳥云大滄是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

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也以此知作百各

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治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然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

○傳王太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文

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之禮多矣非諸國之

所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殺羞之百禮也此詩正論

燕樂之和其言遠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

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千有林也異於諸當

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入君耳○義在至心○正義曰部以

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之國五則注是

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之來故云所

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祭賦各獻國

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脂四

海九州之美味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脂四

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

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

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使

其文耳必陳此物以對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編至得乃國

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言百禮而受云云











未與族人燕為異其文義則同。此復至和柔。正義曰

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為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辨

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

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云。何宗無相賓各之道以是賓必

異姓。傳反。反至遷遷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

抑抑實密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為美之義。故微樂傳曰抑

抑美也。備備失威儀亦由懣懣故下傳曰秘秘懣懣也。懣

懣也。傳直云懣懣若其懣狀之辭。下傳曰懣懣懣懣俱是懣狀

亦宜然矣。箋此言至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上經言初筵之時能自勉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酬之

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辨

爵時故音聲號數又其於舍坐是為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得見有相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

相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為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

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賓既醉止載號載歌亂我邊

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賓既醉止載號載歌亂我邊

且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儀屢

舞俶倅。號數號呼號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屢屢不止

其反注本正或作正。按下倅倅是舞不止。此宜為正說。云

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哀。素。既醉而出並受

多反。一音倉。柯反。叩火故反。謹呼。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公儀

箋云出猶去也。孔其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

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疏。賓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

此言為之。箴之林友。疏。賓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

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歎而唱

也。錯亂我邊。且之行。列數起舞。傲傲然不能自正也。又疾

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己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傾其弁

使之俄然。數起舞。差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

武公為言。陳亦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

於醉而不比。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德。以

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賓。善人之賓。與



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富之乎上言曰既醉  
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後益醉也  
上言僂僂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僂僂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也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  
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

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共惡反復取  
未醉者取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烏路反

勿從謂無禪大忌匪言易言匪由勿語

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  
難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无說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

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式徐  
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勅佐

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偽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偵也  
何音赴一音甫地反說文云顛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妾

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我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  
我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我羊脅

逐反我音古三爵不識刑敢多又

爵之不知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  
爵者獻也。酏也。酏也。知失忍反

疏凡此至多又。毛以  
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

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令催不醉之  
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非非惡不醉者此監與

史反取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卒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  
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

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怠慢沙之  
所康說者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

逐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將恚  
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

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我羊脅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巳又教之云人君問汝

彼醉之狀故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以故  
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吞彼問自息將適其已然而為

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為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說而謂



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  
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  
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既  
鄉射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祭儀  
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  
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  
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箋式讀曰應正義曰以上文未  
有辭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應訓之為惡毛不為  
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  
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酢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  
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否之且  
言別飲多又是不敢知他之爵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雖有  
朝酌與旅酬及無等爵旅與無等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  
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  
飲而又酢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卒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  
而指獻酢酬為三爵者言必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  
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角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魚藻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故君子中心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

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所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錫胡老反樂音山篇內唯注八音之樂一字音山餘

並疏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

同疏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

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

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觀之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

萬物得所以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

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

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

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

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

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虫

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

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

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與

也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

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歟乎歟於藻既得

其性則肥充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借



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錫京此八音之類與羣臣  
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夜城錫京反亦借樂  
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  
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為得其性。箋魚之  
至者見。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魚之類者莫過人。經舉  
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  
物者物。魚在在藻有莘其星。莘長貌。王在在  
錫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甘蒲。蒲土在在錫有  
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如四方之虞。故  
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為安之狀。故  
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疏

###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上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  
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本  
亦作芣。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疏。采芣五章。章八句。至  
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為于偽反。疏。思古焉。正義曰。作  
采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  
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  
王焉。故作采芣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  
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  
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  
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故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  
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  
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  
侯。若為台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  
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冠徵  
之。而實無寇後。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  
我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足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  
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襄姒不好笑。



幽王欲其災萬方故不  
火諸侯悉不至而無  
其後不信益不至幽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  
下盡取周賂而去昆  
事不信見伐無救之  
大夫而待君子也羊  
其葉以為藿三牲生  
羹故使米之。莛音  
反微音微藿火郭反

幽王為烽火大鼓有冠至則舉烽火  
應以乃大矣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  
之廢市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  
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

則若豕則穀箋云菽大豆也采之昔采  
羊豕莩以藿王饗賓客有生相乃用  
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采菽采菽莩之莛音刑藿音藿立郭反君子來朝何錫







泝驚聲嘒嘒載駟君子所屆泝動也嘒聲

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

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反

駟音匹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

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

音編。疏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酒以

待諸侯以與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

取其財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

泝泝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

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為酒

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駟駟而見之是

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

唯以不與為異。傳鬻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鬻沸連鑑泉

言之故在泉出貌釋水云鑑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

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

此必為與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

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

肅之言之恐非毛自必欲為與不知以與車服賞賜故別為

毛說焉。箋芹菜菜至馬醢。正義曰上章菽若美則此芹亦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泝動也嘒聲

中節也箋云屆



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然雖云觀理可相通故。而往迎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陟乘馬。而往迎之。如驂駟。非諸侯之物。若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乃云載駟。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勤宗。馮饗食。其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

**所予** 諸侯赤芾邪幅。幅。幅也。所以自幅束也。紆。緩也。箋云。章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胛本曰。服邪幅。如今行膝也。幅束其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幅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幅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廣光曠。反。樂只君。及下同。長值亮反。胛胡定反。膝徒登反。解古賣反。樂只君。

**子去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木卅三小。四十五。寺。來十五之一。

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路。下音止。重直用反。下同。疏。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

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

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

芾著幅。自幅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

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幅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

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

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

之。傳諸侯至幅束。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

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為內則亦單云。幅則此服名

幅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

辨之云。邪幅。正是幅也。名曰幅者。所以自幅束也。箋。芾大

古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

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藝。宜所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絲麻以爲布帛。繫紃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此則太古。緇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始自何代也。明堂佈曰：有虞氏，服黼黻。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布，其他服謂之鞞者，以士之右，爵弁，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鞞，給猶大夫以上有布也。士之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鞞，弁，素鞞，玄端，爵鞞，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鞞，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布而配之，故知冕服謂之布，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服也。鞞，鞞俱是緇勝之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下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鞞，下，摠，以韋，紃，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華，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鞞，此，言，鞞，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哩，本，曰：服，者，則，邪，幅，在，下，在，照，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行，騰，說，文，云：騰，絨，也，名，行，騰，者，言，行，而，絨，束，之，故，云：幅，其，塵，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或，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膝，也。彼，交，雅，寄，文，在，邪，幅，之，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息，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若，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布，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布，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明，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偏，束，如，此，此，若，幅，之，服，札，之，所，制，使，使，心，實，解，情，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偏，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偏，束，矣。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樽，作，樂，故，云：以，福，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祈，故，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祿，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維，林，之，枝，其，葉，蓬，蓬，也。林，之，幹，猶，先，在，也。今，王，不，然，維，林，之，枝，其，葉，蓬，蓬，也。林，之，幹，猶，先，在，也。

按：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祚爲典者，祚之葉，步公反，注同。樂只君子，豎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殿鋪也。殿多見戶注同平平左右亦是

率從治其連屬之國。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辨

便婢延反。韓詩作疏。維杯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杯木

新將生故。八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與維此諸侯先

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之絕由其

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

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

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

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

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正義曰述杯葉而言蓬蓬

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為同也。箋此與至

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

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

祖故云杯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

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杯為興者由杯葉

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以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

生落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杯葉相代為興知其意喻

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

葉相承為義故取杯為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

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

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

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

平平左右亦是

治其連屬之國

維杯至率從

以與維此諸侯先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

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

使之得所

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

述杯葉而言蓬蓬

此與至

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

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

以杯為興者由杯葉

以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

以詩人舉杯葉相代為興知其意喻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

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

葉相承為義故取杯為興亦然也。傳殿鎮。正義曰軍行

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

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

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

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

貌則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

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

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

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

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

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

只君子昭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維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為

沉沈揚舟緝纜維之

也

緝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揚木之舟浮於水上此然

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緝繫其絃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

之以札法。此芳劔反緝音弗爾雅云緝維也緝音

律繩力馳反韓詩云維也

各反緝如緝反。

樂只

樂只

樂只

樂只

樂只

樂只

樂只

樂只



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也徧祿臝之也。葵揆也臝厚

反臝頰尸反詩。優哉游哉亦是矣矣也。諸侯有盛德者

亦優游自安止於。疏。汎汎至矣矣。毛以為汎汎然浮於

是言思不出其位。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與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

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

順命故於來朝明正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

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

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游緇之哉游緇之哉

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

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揚木之舟而舟人

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

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

得賜祿故優柔哉游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

無復憂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

信而今之違叛乎故刺之。傳紼紼至諸侯。正義曰釋水

云紼緇維之紼紼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巡曰紼竹

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楫

木矣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紼紼是大繩緇訓為紼紼又為

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

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非也。與爾雅不同。箋揚木至禮法

。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

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

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為喻。傳箋揆。正義曰釋

疏

汎汎至矣矣。毛以為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揚木之舟舟人以紼緇繫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好呼。疏。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

佞之人今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之人微之故父兄作此角弓

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

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六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下慢疾親且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駢駢角弓翻其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亦如髦也

**反矣** 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相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駢駢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殍音火在反駢匹然反。兄。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殍音火在反駢匹然反。兄。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殍音火在反駢匹然反。兄。

**弟昏姻無胥月遠矣** 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

**疏** 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若不善置御藥而巧用之則翻然而其體反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與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駢駢至而反。正義曰駢駢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已調利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御藥巧用翻然而則反矣

多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漆也又曰角之中相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隈角之中央與隈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虞不得即各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此鈔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此鈔角謂未成弓時內於藥中此弓已調利而言藥者蓋用誌內於竹明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藥也即經傳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藥者蓋用誌內於

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性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

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有傲矣

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享之言上之化下不亦不憤。傲戶教反。疏

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傲之故知以幽王也上章胥為相此章亦為皆者胥相皆也。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則天下之人皆享之言上之化下不亦不憤。傲戶教反。疏



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目觀文之藝而為訓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不令兄弟交相為怨也。綽綽也裕饒渝病也。箋云令善

喻羊疏此令至為裕。正義曰一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

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

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誹病而已是天下善

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

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受

心之人則誹罵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端反。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

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疏民之至斯亡。正義曰上既

志反即爭爭聞之爭。比疏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

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

發已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可怨之是小人

之愚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遇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

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及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

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

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者其無良之行未言至於已

云以此二事而至此以王。箋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爵無良

爵則不讓由此以王。箋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爵無良

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心

則當反而求之於已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怨之

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銜居一方而相

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危。

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為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已王制云使

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

氣皆有爭心在士者可量功祿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禮

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命群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

讓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爵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

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

為兩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

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為兩軍之爭而望禁名者而其名愈益

辱也以鄙爭可卑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已而危他人者而

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

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與。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



以類。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反

侮慢之，遇之如死，稚不曰顧念後。王年老人之遇已亦將如

然。駒首拘孩，本作咳。咳，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釋音：維如

食，其饑如酌，孔取。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

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

詩云：儀我，也。餽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疏：老

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忍言老馬反為駒而用之。

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德王之不忍言老，故天不復自顧其

情，無良相怨也。因致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

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

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老者所勝有少亦足，

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已老至慢之。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

之謂指其顯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備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

系義曰：曠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况其宗族

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

知食老者，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

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金匱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

宜，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與，填

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

如孔之取出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

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

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

則以異姓爲賓，雁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

食，而非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

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且又

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母教孫升

木如塗塗附，孫援屬塗泥附。君也。箋云：毋禁，解孫之性，善

善者，若以塗附其習，亦必也。以

孔子有微猷，少之與屬

善者若以塗附其習亦必也。以孔子有微猷少之與屬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

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苑音鬱徐於阮反中

朝直造反疏苑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口正義曰經三章

篇內同志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優虐

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

章上二句及卒章上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

三章之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苑茂木也箋云尚房

義也柳行路之人豈有不疲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

王有成德則天下皆疲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踏無自暱焉踏動暱近也箋云踏讀曰悼上帝乎者物

中悼焉見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俾予

音悼節俾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反乃吉反

靖之後予極焉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也假

使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學王信謹

不察功考績後反謀放我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

事也○俾必爾反本作卑後皆同極焉字與音極

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技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

豈不疲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與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疲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

由其心不指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

近之必將得罪又根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臣

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

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

朝事其使人心不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為惡故

已不欲朝也非其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

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謹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

而謀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尚庶至不然○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合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

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以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蔭

盛德而願往焉反東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踏焉

動言王心無恒數○動也故王庸孫毓述毛皆以上諸篇為注



近釋詁文之於下章察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

無得自往也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

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

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悼病若蹈履則非惡

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埋為切故

帝為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

初之意○傳增洽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

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懼王不使已治事

後不至也此限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假王使已

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纒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箋

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詳釋言文以

云刑罰不中○章云居以凶訟反以類此則畏事皆罪事

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讓反有苑者柳

不尚惕焉○惕息也○惕反○上帝其蹈無自察焉○察病

云察接也○察反○徐立麗反○上帝其蹈無自察焉○察病

側界反鄭音際○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箋云邁行也○行

曰予將○疏○箋察接○正義曰毛依釋詁云察病也鄭以上

行之○疏○暱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邁行至行

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

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滿禁有

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夫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

於大夫大夫曰吉不能亢身焉能元宗若復矣子將行之

句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有鳥高飛亦傳于

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且幽王

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

常人不如其所屆○傳音附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疏○有鳥高飛亦



知凶危是内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州以禦蠻貊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州者以州界甚遠六州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 苑柳三章章六句

##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十五之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毛詩小註 鄭氏箋 孔氏疏

都人士周人刺也服無常也古者有長民衣服不

貳從容者常以義其民則民德歸焉焉今不復

見古人也服謂冠衣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者凡在

也休其猶有常制朝夕明矣者事也同也○長民者凡在

同音二從七容反後扶反下注同○曰義曰都人士詩者

反疏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

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其雖從容休其也其容亦不

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不

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者

不復見古之人故亦謂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內之人

此及白華詩言周人者蓋故者如畿內之人所著之衣服

不足歸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也三言凡古

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則當時之服無常者

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三增之○王

也服謂在朝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

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成儀華華一不

有常故服不交配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不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

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德衰五章之義民不貳於

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

首衣裳在身皆是飾之所服直云衣服則無常明其兼之也

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弁服謂委貌玄冠為冠弁之類皆在其中

冕而立名非摠諸冠也此不同也以衡今而思之故知古者

明王時也言長民則兵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者

首謂為官得導師領之人即邑宰師遠之官言凡無廣進上

及天子諸侯皆是以代服眾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

不貳明各於其重八侍差刑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

容承衣服不貳也八侍差刑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

間戰之龜宜自也八侍差刑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

休燕有常直謂進八侍差刑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

失常曰失禮云云其容不改之



類非據衣服故箋云云循自常不吉服明其非服也壹彼

都人士狐裘其其容不吐出言有章王彼彼明

云城郭之域曰都古王時都人之有士行首則衣狐裘

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不士行下五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行要歸於忠信其容不吐出言有章

然○望如字協韻音亡○疏者聚居之氣故知城郭之

也定本城作域正率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道先被

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云古之

邑以較今之都邑也上者男子行衣之大器言則一

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衣狐裘也引此詩故云

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引此詩故云

上必有楊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燕居章引此詩故云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蜡之

是有衣湯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有未詳此詩之意

麥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也引此詩故云

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黃衣也

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指狐之衣非黃服也

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也故雁之耳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黃落是順時而服也注云祭以

時物之也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也注云祭以

輕又不衣楊故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厚大生此衣狐裘也

注云質畧亦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

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



古人之善以刺今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

過差也以君子既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

經以此為文次也

萬民所望明都人

不遺才也若深識當受

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

今韓詩實無此首章

為彼都人士臺登緇撮

人之士以臺為緇緇布為冠

亦作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情性密緇操行正直如髮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見第二章作不見復三章

人有士行者以其臺草為

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

其情性密緇操行正直如

性生於心不變也今既下

都人士女綢直如髮

傳臺所至而冠

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

正義曰為貢有島夷卉服

焉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

之掌鳥獸者諸侯真屬焉

人之服是緇者也前也

而皆之以臺皮為緇

攝持其善而已是日也

其容貌言行此下下

其容貌言行此下下

者服也



冠者士之常服也。得與紉帶何知非紉與？玄冠而言，始布者以紉。

非紉自其是帛也。不冠則有制也。不得言提，故士冠禮云：紉以冠也。項中有紉，由固頓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皆

以冠家之所生也。是謂中冠。制小故言提，以此益明非玄冠也。若細布之冠，則自當小之。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

著細布之冠，則自當小之。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

密也。故笄者，至隆殺也。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笄君子

操行，謂所操持之行，於也。能於終不虧，故言本未無隆殺定

本隆殺。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髮云吉，以美石為

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髮云吉，以美石為

誘與飾。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止也。髮云吉，讀為姑。尹氏

見反。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止也。髮云吉，讀為姑。尹氏

人見都人之家，女成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

禮法。○吉，毛如字，讀為姑。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苑，云苑，音屈也。猶也。○疏，彼都至先結。

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則有

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尹吉。然樂屈如繩素

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樂屈如繩素



有是禮法矣故凡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君子也  
皆以我州為難矣 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

髮如蠶 厲帶之空也雙云而亦如也而厲如蠶也蠶以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帶本亦作帶厲也如字鄭當作

髮如蠶 重厲以為如蠶字當作製蠶也尾末捷然似  
則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蠶勅邁反又勅界反蠶也通俗

文云長尾為蠶正尾也蠶勅邁反又勅界反蠶音釋平  
作蠶可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澤也又渠

反十時掌只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也我今不見士女  
反心思之為從之行言也 疏 彼都至之邁。毛以為言彼

憂國故自殺求從古人。 疏 明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

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  
奢注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

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  
則難以垂帶如蠶髮為異餘同。傳厲帶之空音。正義曰

比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  
帶之垂者。箋而亦至美然。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

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蠶已  
言如改言亦如也如厲如蠶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蠶厲

游網也彼服虔以蠶為六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鞿  
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鞶女用縗有縗縗之則

是鞶矣與詩一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製縗字雖今異意實同  
也。即彼注言之則鞶字縗之名但有縗縗之垂而不名之

為製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以之也。以紀子帛裂縗  
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

言蠶尾自毒也故以為蠶虫其未尾捷然似婦人髮不曲上  
卷然也。孔欲髮無髮而有曲者以長昔蓋皆斂之不便有餘  
而短者若髮傍不可紉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

卷之髮則有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

髮也髮於前曰當首也。髮也。我不可見兮不何時矣  
放曠揚也。我不可見兮不何時矣。所病



也思之其云何疏匪伊至肝矣○正義曰此承上已病也○肝喜俱心疏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關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疏自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七帶車三十八矣矣此下二句初疏自當然後更宛結故於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

###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芣刺也曠也終王之時多然曠者也然曠者

已欲得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采芣四

而無偏也婦人之怒曠非王政而歸之於曠者以怒曠者為

行役一時是王政之失故歸之以刺士也經上二章言其憂

思下一草根本不從君子皆是然曠之事欲從外則禮故

刺之不責故知幾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閱也朝采

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朝采

綠不盈一朶興也自曰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朝采二句

或一十日朝芣楚俱反草也易以政反○予髮曲局薄

言歸沐言歸沐人在夫家象并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君子好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疏終朝至歸沐

反卷百推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毛以為言人在

終朝米此歸樂而不能滿其一朶此米音由此人志在於他

故也由與此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

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

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

不與為異餘同○傳也至曰朝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

在外故以為與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芣物必用

兩手故曰兩手曰朝箋綠至於事正義曰紅若難得不

盈是常今言其不盈以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

田漁之婦則婦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箋禮婦

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此

骨之勞今曲卷其髮則夫其并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

為我此女子也我則沐以待之終朝采芣不盈一襜前

之此以再讀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前



之禮。藍染草也。藍盧談反沈五日為期六日不

力甘反。舊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菘。滕。五日為期六日不

猶不至。是以夏。疏。終朝至不替。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思。音音占。疏。二句言婦人五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

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今日月

長。去。能。無。思。乎。率。近。以。喻。遠。也。期。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

同。下。二。句。言。婦。人。本。有。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

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禮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雙藍染草

。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

無刈藍。貝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

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

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

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思

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

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氏曰。傳因以行役過時

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

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政內則注

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

次。兩媵則四日。次。天子則五日也。是亦以五日為諸侯

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孀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而御於王。凡群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家也。甲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

五日為期六日不

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

猶不至。是以夏。疏。終朝至不替。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思。音音占。疏。二句言婦人五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

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今日月

長。去。能。無。思。乎。率。近。以。喻。遠。也。期。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

同。下。二。句。言。婦。人。本。有。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

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禮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雙藍染草

。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

無刈藍。貝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

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

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

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思

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

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氏曰。傳因以行役過時

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

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政內則注

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

次。兩媵則四日。次。天子則五日也。是亦以五日為諸侯

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孀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而御於王。凡群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家也。甲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



曰身也... 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之子于釣言以之繩也。之子于狩言艱其弓

采芣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在

及下。疏者刺幽王以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眾臣之廢職由君

失所在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

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以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

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

天下謂不能知言下也以言召伯不言官王故敘因而不互

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宜王不能行則召

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



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  
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  
發此恩澤。事業之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與也。芄芄。長六貌。箋云。與者。喻  
恩澤膏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  
國。將徒南行。眾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邑。一本作營。謝邑。先之  
將徒役。一本作將師。來音資。說音說。又始說反。疏。芄芄  
○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  
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與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  
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膏養之故也。  
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  
王不能然。故卒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其  
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  
召伯則又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若也。今幽王之  
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膏

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去四章。肅肅謝  
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  
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卒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  
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謂閱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  
集。蓋云。歸哉。謂

事訖而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總此言行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勞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戰。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辱之。發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發事。在末句。不為發端。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總此言行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勞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戰。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辱之。發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發事。在末句。不為發端。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總此言行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勞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戰。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辱之。發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發事。在末句。不為發端。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總此言行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勞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戰。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辱之。發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發事。在末句。不為發端。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總此言行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勞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戰。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辱之。發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發事。在末句。不為發端。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總此言行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勞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戰。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辱之。發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發事。在末句。不為發端。

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  
勞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  
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  
典。反。輦音運。輓音晚。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土言南行  
傍薄。浪反。為于。偽反。疏。為。總此言行之別。從召伯之南  
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  
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  
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止。臣勞  
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  
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戰。專決。禮  
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辱之。發  
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發事。在末句。不為發端。



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惣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取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輓之外。不在輓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殺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輓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輓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方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幸其婦反以刺今。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我

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車者師者

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疏。傳。徒行至旅者。○正

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疏。義曰。傳亦見四事。別

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

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

以徒為輦者也。此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

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卒有徒行者。有

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

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

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社禴云。謂朝會此。雖作彼。非在代

故同嘉好之事也。肅肅謝功乃召伯營之烈烈行師召伯成

之。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平水治曰

曰。清。箋云。召伯治。告謝邑。指其原隰之。通其水泉之。利此功

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

相息。其反。○疏。傳。士治至曰。清。○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



特言

黍苗五章章四句

烝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疏烝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見也烝桑有

阿其葉有難與也阿然美貌既見君子其樂如

何位喜樂無度。樂音洛。下皆同。疏。正義曰言

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由小人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言其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既見君子其樂如



有幽幽幽無色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

何日忘附印之其義也心乎附印之其義也愛矣附印之其義也遐不謂矣附印之其義也中心藏之

君子又附印之其義也疏疏也誨乎誨乎

義口引論語者彼以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秦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比治周人之作是詩也申姜之國

治入之不正故也是字也是講幽后孽文無也宗周子也王不能

音六白華八章章四句自秦是詩也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

取中女以為后後得褒姒也以孽代宗

而立之由此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也則王之惡可知也由后之孽也

以至後中后見幽王三年約褒姒也

而幽王取申女為后又得褒姒而黜幽王

申后是得褒姒而黜幽王三年約褒姒也

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正故也正義曰幽王取申女為后又得褒姒而黜幽王三年約褒姒也

人之女國語史北有其事在幽王取申女為后又得褒姒而黜幽王

子比本庶了日支孽也宗周子也王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案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  
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也  
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  
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作服代太子故為下  
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  
故也昭四年左傳世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  
以治人也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  
興也白華野管也白華於野已漚為  
之為管管柔忍中用矢而更取白茅束束之茅比於白華為  
脆興者喻王取於甲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  
褒姒為孽將至滅國○管音奸漚為候反柔也忍音  
刃脆七歲反又奇轟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  
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  
子曰獨後褒姒諸申后之子宜各奔申○遠于預反下注遠  
善同又如字注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又反諸側鶴反各

音**疏**  
取白茅束束之兮是二者以潔白相束而成用與婦  
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  
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潔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

詩疏十五卷二

王世珍題

八十三

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潔白恩禮  
相甲束使已管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  
為管柔韌中用弓何為更取白茅束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  
則脆而不可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雙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  
寵褒姒以默申后似取白茅而弃韌管故以為喻餘同○傳  
白華至為管○正義曰白華野管釋草云茅管白華一名野  
管鄭樸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  
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末漚者為野管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  
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  
或然○箋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默申  
后明以管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管漚之明韌也茅不漚  
故脆也言取白茅束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  
雖比管為脆其實管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是茅可以為索與管以善惡相比為喻耳○箋之子至奔申  
○正義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  
不獲答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諸申  
后之子宜各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  
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  
**英英白雲露**



彼管茅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白華之管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衰妙

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决决同

天步艱難之子

不一猶

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

蔡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龍童女遇之常宣王時而生女

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夏少雅反蔡士其反泳也又尸醫反爾雅云

繁盪也盪音鹿龍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反

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管茅申束之義故因言管茅之家

養英上然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管之與茅使之得長

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管茅

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

退不得覆養是管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英英之白雲降露

潤養彼可以為管之白茅使與白華之管相亂易猶蒼天下

妖氣生彼可以為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

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為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

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笑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

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為白雲貌言露亦有雲

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

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

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

露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

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箋白雲至見黜

○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

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

猶天下妖氣生廢妙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

○傳步行猶可○正義曰幸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

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

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

為毛說○箋天行至變妙○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

生養似養似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

之妖久矣責王不以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

則非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

改脩德行則可妖變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

有天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然不諫龍逢比干皆

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誅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士

皆出外傳節語曰宣王之時童謡曰繫弧箕服實亡周國於



是宣王聞之有夫婦也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  
而非王子也懼而奔之此人也收以奔寢寢人有獄而以爲  
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何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寢人之  
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寢而言曰余寢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瘳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瘳在禁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未發  
而觀之瘳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謀之化爲玄竈  
以入于王府之音妻未既齒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奔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  
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  
共處曰同二君二定君也瘳龍神洙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未  
流彘之歲也蒙二幅曰幃諫謹呼也竈或爲蜺蜺蜺也毀  
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  
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蜺蜺蜺也  
以其言未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  
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  
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  
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  
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特童姦七

詩疏十五卷之三

王季珍騰

八十五

卷七

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  
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  
與人同 **澠池北流浸彼稻田** 澠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  
道同 澠池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澠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澠符鹿 **嘯歌**  
皮休二反浸子鳩反字亦作寔殖市力反鎬戶老反

**傷懷念彼碩人** 見默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歌  
音嘯本亦作嘯妖古卯反

本又作姣一音於驕反○ **疏** 浸者蒙潤之言猶又能水之  
物此刺申后見默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

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澠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自  
所觀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

水北流文王有聲等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  
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

焉召曼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  
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

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傳而亦言北流者以  
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

水北流不特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

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



義曰以此痛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此外之故  
知謂癡奴衰奴而言大人故言為妖大之人王肅云頌人謂  
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樵彼桑薪**  
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

### 印烘于堪

印我烘燎也堪焯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  
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焯竈用治事物而已喻王  
始以禮取申后禮備今反立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

焦但焦反印五綱反焯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其凶二  
反孫炎音恭堪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桂音恚又

立辨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穎反何  
康瑩反碩野王口井為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饗

尺志反爨七亂反食音嗣焯音維彼頌人實勞我心  
照卑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 維彼頌人實勞我心

### 疏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善不以  
炊爨云我用之燎於堪竈焯物而已桑薪薪之薪者宜

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堪竈失其所也○興幽  
王媯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熱之使為卑賤之事而已

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熱  
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衰奴之由故惡衰奴言彼妖

大之人衰奴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  
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堪

佳也舍人曰堪焯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佳者無  
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然火照物若今之

六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  
養天下也○義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

注云未燃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  
樵彼桑薪猶薪是樵薪也此以燎堪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

故知宜饗膳之饗饗以黃肉饗以炊飯雙言之也黃肉亦言  
炊者以炊然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食故可以養人申

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  
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

###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  
外箋云王失禮於外

而於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念子慄**  
而於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

### 慄視我邁邁

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忘於主也  
念之慄慄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

言○慄七戚反說文七到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如字  
韓詩及說文並作佈佈字又反又字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

王世珍卷之二 十六



意不說好也許云狠疏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于宮內其

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敬王亦不可得也言王

之夫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

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憐何為王反視

我申后邁邁然不以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言○正義曰

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

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有鷺

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在梁有鶴在林**鷺秃鷺也箋云鷺也鶴也皆以魚為美

而反在林興王養衰也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鷺音秋佳

鳥名鷺呼名反秃吐木反鷺音結餒取罪反近附近之近紕

**彼碩人實勞我心**疏有鷺至我心○正義曰有秃鷺

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鷺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鷺之性貪惡

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

衰似之身在於竈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衰也申也皆

以后為尊貴衰似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

賤而飢餓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箋云良善也王無昏耦

列反下段疏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

志令我悲曠疏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

○令力成反疏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

飲其左翼是左翼也

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

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

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昏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

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今我申后悲曠夫鴛鴦飲翼

相下之義也○箋飲左至家道○正義曰言飲其左翼是左

翼也

林非一處者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以近速言之猶梁

養衰似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又

故知皆以魚為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

興衰似今鴛言梁鶴言林是舉鴛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

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鴛實惡鳥以

實勞亂我之心曲矣○箋鴛也至遠善○正義曰此舉二鳥



真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  
 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通  
 亦以礼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哉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  
 雌雄故开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也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  
 礼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曰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  
 其象曰止而有歸其石復之用兮備扁乘石貌王乘車  
 之礼與王同其行登車以履石申石始也亦復石箋云于后出八  
 然今也然而卑賦○扁邊顯反又必殘反○  
 俾我底兮底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疏有扁至  
 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由后故觀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  
 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  
 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速外我申  
 后欲使我申后困於石也○傳扁扁至履石○正義曰  
 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  
 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  
 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  
 下同故繫繫上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  
 石所登車之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微臣謂士也言者謂大夫

祿薄或困之於資財則當調也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  
失不念小尊不恤錢故本賦亂而刺之。縣蠻面徒可下如  
穿飲食上於鳩反下音縣篇內皆同。疏。縣蠻三章八句至  
注如介音界。周禮市鹽石。是詩。正義曰縣  
蠻詩者謂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大夫  
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隱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  
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易則不與之飲則不與  
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恤小尊不恤賤是國政  
昏亂所致故作是縣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  
而私以責人是正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叙其為亂之意於經為摠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  
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

反而責之。下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  
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  
唯士為然。府吏則官長。詩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  
為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  
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  
所以怨大臣遺忘仁心者以士者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上之  
祿薄或因之資財則當賜賂之。以不賜賂為遺忘也。知士為  
末介者以為負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  
士為紹續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  
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三人公  
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因之於資財也。言或容有  
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唯而言刺亂  
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縣蠻黃鳥止於丘阿與也。縣  
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鳥止於丘阿。與也。縣蠻黃鳥  
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  
也。與也。小鳥知止於丘阿之曲。向靜安之趣。而託息焉。喻小臣  
而依倚焉。與。昌。應。反。道之二云遠我勞如何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箋云。在國依  
屬於卿大夫。



之仁者不於為未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  
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  
車也。罷言皮下同伴七對反副市。疏正義曰言絲蠻

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內安靜  
之虞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誠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  
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為執擇大臣之仁  
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未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  
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知大夫之恩直如何乎渴則當飲之  
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為之車敗則命彼在後  
之俸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同為  
隨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傳絲蠻至於仁。正義曰歸

李蹇曰謂非人為所為自然生為也釋云云非人為之丘  
丘之與阿非二物矣而以丘阿為曲阿者以下立則丘隅類  
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  
也此為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也人止于丘。疏  
正義曰鳥是鳥之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  
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注  
云鳥知擇安閑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

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  
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  
以已精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  
已本親之其其血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  
猶不免困所以刺止也。變在國至俸車。正義曰此微臣  
隨之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為介從也聘問  
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己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  
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載之四者誨之常故隨文為以教誨雖於人無費而  
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  
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  
從行陳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則載之以士無俸車故

也後車俸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俸車之政道僕掌  
貳車之政田僕掌行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其政之副曰  
田田僕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官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  
言仲者周禮以相對而與名其實貳俸車也。疏云丘隅  
以俸車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官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  
言仲者周禮以相對而與名其實貳俸車也。疏云丘隅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

其敢憚行

其敢憚行

其敢憚行

其敢憚行



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

且反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絲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也豈敢憚行畏

不能極箋云極至也極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

車謂之載之

### 絲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唯為牲

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焉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醢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疏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詩象反厝音星

也以上位者棄其養實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

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

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之棄其禮而不行也

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義云牛羊豕至賓客

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道蓋之薄下二句言行禮

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

正義曰執豕丁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在祀五帝則繫於牢

牛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於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

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爨亨爨肉之名故熟曰饗

饗既為熟則饗非熟矣信三十二年左傳曰饗牽竭矣饗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饗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饗謂

此與牽饗利對故饗為腥

實饗小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

晉師乃還饗臧石牛足以

賜之也論語及聘禮在云牲

生曰饗而不與牽饗和對故為生也

凡言禮者皆謂人行事

經陳獻酢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

薄於賓客

惜惜瓠葉采之有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惜惜

惜惜

惜惜







燔音煩近附近疏有兔至鬪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

之近下遐嫁反疏之斯首謂非有一兔雖微耳尚并毛而

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

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今乃有姓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

傳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燔去

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佳以首之故去毛

炮之此亦無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

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

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臣有

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

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

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

不可燔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上其燔

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

斯白至酌名曰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外與毛為異斯為

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俗斯白之字

當作鮮以鮮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蓋嘗之

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宜一年左傳曰子思子思

臘虔云白頭鵝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音

小則毛短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

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

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雖飲酒

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鄭言不以

微薄廢禮故先述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

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常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

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

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

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成為禮以行獻酌之名也

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酌之名此有獻酌之故

兩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

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麻有兔斯首燔

人之執驚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之多之君子之酒酌言酌之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禮小曰炙酌報也箋云



以喻其眾疆也維其高矣還其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

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聚其

道里長遠邦或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同卒服故下句

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

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曰之詩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

詞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下言當作遼也毛并注

四句則是以為一事箋分為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

矣必上自難征之事以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

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為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前四句為下

之連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理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

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

所之要為甚其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武人

至矣下正義曰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

皇王之言有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彼文病於外明其

病之人能病不能正之使胡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臣

臣之病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備禮而相

此伯王肅之論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冬

不皇冬之說存其說伐毛可元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

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命出征務服前無

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漸漸之石雖其卒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也謂山巔之末也若句也廣



向故沒為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易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音之為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按也。○箋卒者至盡服。○正義曰箋以上尚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卒釋山云卒者屢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卒者崔嵬謂山巖之未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有豕白蹄丞涉波矣。豕蹄也。蹄也。將夕兩則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駮則白蹄其尤蹄疾者今難其縉牧之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連矣。論荆時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三亂云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蹄音的。都歷反。丞之丞反。又兩一本作天。將兩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駮戶措反。爾雅豕文皆作豕。古哀反。蹠子到反。離力智反。縉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縉。方言作縉。從木音同。連音。○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連一本作開。力安反。悍下且反。○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蜀也。月離陰星則兩箋云將有大雨。微氣先見於天。以言荆寄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兩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蜀。武人東征不皇

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疏。自豕至他矣。○毛以為苦而有豕猶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兩之微也。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兩之候。以此微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下且夕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以眾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更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其眾豕離其縉牧之處涉入於水波連矣。以與荆舒之君率其眾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云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兩之使涉沱矣。群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疆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下紀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于三命。○傳豕猶至水波。○正義曰豕猶解豕文釋註云丞進也。言進涉是訓丞為維也。自以下經月離于畢為兩微類之則此亦兩微也。以云天將大雨則豕涉

此波水矣。并以此二經為兩微言。役人遇雨之性能水。言其自涉眾至於豕。○正義曰丞衆釋註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涉







成是也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  
成大地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見疾此兩之甚言荆舒  
自好叛又師之叛是去王之甚難矣然者正以言俾不然  
言兩足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  
職分之外橫為餘事○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為他矣  
知不能正之令其干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

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

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開之今當其難自傷者危  
亡○若音條徐音韶草各華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及下之難  
同近附**疏**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此於若下篇序曰西  
夷父侵中國則蠻必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  
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

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  
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  
室之亡所以傷之烈則因文以弘義達師旅而已傷之覆言  
可傷之事故言因可饑饉於下明其難是可知傷各自為義以  
也箋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若內  
侯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難明其非  
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夷也周禮  
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  
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  
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饑饉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  
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  
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  
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兵  
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

**若之華**共其黃矣之辭故云今當其難也傷近危亡也

與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與者陵  
黃之幹喻如京師以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  
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衰則京師孤**心之憂矣維**



其傷矣

國日見侵削

疏

若之華至傷矣。正義曰：陵若

去紫華色黃而衰矣。以紫華本紫赤而繁。及至今亦

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

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

之憂。慈矣。維其傷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者陵至則黃。

正。疏曰：釋草云：若陵若黃華。華白華。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

華名。華白華。華名。華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

變若。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瀑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今

紫。與華可。淡。阜。黃。以。冰。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若。華。本。自。有

黃。有。白。傳。言。解。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

紫。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補。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可。及

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實。實。者。華。言。之。則。若。為。極。黃。之。類。故

將。落。乃。然。○箋。陵。若。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

皆。以。時。華。衰。知。若。之。幹。弱。京。師。孤。弱。諸。侯。以。享。云。交。長。中

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

之。衰。若。如。諸。夏。之。備。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

傳。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釋。華

諸。晉。侯。曰：請。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處。之

膏。膏。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

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

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若。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弱。將。敗

則。京。師。孤。弱。也。若。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

孤。弱。也。華。其。葉。青。青。然。喻。諸。侯。弱。而。王。之。臣。當。出。見。知。我

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

聞。之。疏。若。之。至。無。生。○毛。以。為。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

甚。○疏。落。言。陵。若。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

獨。在。耳。以。與。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三。當。出。見

耳。是。及。夷。之。殲。侵。敗。諸。夏。殲。衛。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

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與。我。夷。使。諸。夏。喪。敗。不。知

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遂。今。出。○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若

之。上。言。華。其。色。既。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與。周。室。之。外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真多之故作是詩也

**音佩** **疏** 何草不黃 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 上言下  
國後云 丑子則作者 下國君子也 君子無道 肆之

兵之意 於經無所當也 用兵反自息 十二章是也 視民如禽獸

下二章是也 經言虎兇 反孤小 有獸 何草不黃 何日不

耳言 尚以且 且散則獸 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 何日不

行 而黃乎 言草皆黃也 黃是也 則於率何 不行乎

常行勞 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 言黃民無 疏 何草不

苦之甚 正義曰 言天下之人 於草生正月之時 從後去 草始生 平

今至十月 何草而不黃乎 言草皆黃矣 黃矣 草生至 於草黃 草

是之問 將率何日 而不行乎 言常行是勞 苦之甚也 又言萬

民何人 而不為將率 所將之 以經營四方 呼言皆為將之 以

經營也 是非直將率 為勞萬民 又甘苦焉 夢用二二之甚

○正義曰 言用兵不息 是用之過久 何草不黃 是見黃而怨

若草大始 去或欲黃 乃行不應 見草之黃 憂怨若此 明草有

生死之期 行者觀物 而思故云 軍旅自或如草 三而出 謂正

月二月之中也 至歲晚 天何草而不黃乎 草皆黃矣 早九月

十月之中也 奈則時 經寒熱物 則革變 死生曰月 辰以 征行

不息 是其所以怨也 故云於 是之問 將率何日 不行也 是其

勞苦之甚也 知此句 謂將率 言以言何日 不行明行者 有久

下云何人 不將為人所 將則兵 士卒 何草不玄 何人不

也 下句既為 士卒知此 為將率 也 何草不玄 何人不

矜 箋云 玄赤黑也 始春之時 草牙孽者 將士之 文於此 時

矜 也 兵猶復行 無妻曰矜 矜者 皆過時 不得歸 故謂之

矜 也 矜古頑反 生同 哀我征夫 獨為匪民 義云 征夫

古者師出 不踰時 所以厚民之性也 今 疏 何草不黃 匪民

則草玄 至於黃 黃至於玄 此豈 非民乎 疏 正義曰 將率以

草黃之時 既不以 矜又至 明年之春 言今何草不玄 言玄草

將生而 皆玄之也 於此之時 何人而不 為矜乎 言矜也 以

而不歸 失夫婦之道 而皆為 矜夫也 既以 役如此 表我征

之夫 豈獨為 非民乎 若亦 是民當 休息何 為使從 役久而

不得歸 也 箋云 玄赤至 之矜 正義曰 鄭於 冬官 鐘氏注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約之云 玄色在 緹縹之 間 其六 八者 與三 入赤 三入 黑故云







輦設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  
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維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輓車庶人乘  
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輓車不齒輓而漆之役車方  
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輓車何知此非彼  
者以彼被車上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  
知非巾車之輓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無入役車  
同又知非此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  
為名耳非輓者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  
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輓是車狀非士  
所乘之  
輦名也

何草文黃四章章四句

為輦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大司馬

卷之三

附釋曰毛詩注疏卷第五

十一







